

永不言退的環保老「冰」



曾益冰訪談紀錄

經典語錄

要堅持才能體會修行，下大雨，出大太陽，就不想出門，怎麼能體會修行呢？

訪談：張淑宜

記錄：張淑宜、楊家好

日期・地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屯曾益冰家；二〇二〇年七月

二十七日北屯真鍋咖啡生活館、八月十二日北屯曾益冰家。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簡歷】曾益冰一九三三年出生於南投埔里，雙手因幼時燙傷而攣縮變形，致使求學之路受挫，但仍力爭上游。一九七八年接觸慈濟，一九八二年受證委員。一九九〇年八月，臺中新民商工的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後，他從臺中開始推廣環保，再擴大到嘉義、雲林、彰化、南投、苗栗五縣市。年近九十歲的他，仍固定每週三天出門做環保，有「環保老尖兵」的別稱。

曾益冰的環保路，數十年如一日。（攝影／黃世澤）



曾益冰師兄的手雖有缺陷，卻不妨礙他做環保。（攝影／黃世澤）

我是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日治昭和八年）出生在南投埔里的鄉下，隔年才登記戶口。阿公是作田人（臺語，音 *tsòh-tshān-*

lāng，農人），有六甲多的田，較早的人（臺語，音 *khah-tsá ê lāng*，以前的人）用人工，做得非常辛苦。

農村社會 缺人力欠醫療

我記得我會曉（臺語，音 *ē-niāu*，知道、懂事）的時候，就要到田裡去。田裡工作很多，都要人工，跛手（臺語，音 *khá-tshū*，人手）都不夠，犁田要用牛去犁，佈稻仔（臺語，*pò-tiū-á*，插秧）也要用人工，巡

田水¹（臺語，音：sun tsuan tsui）、施肥、割稻仔、曝粟（臺語，音pak tsik，曬穀）都用人工，做到身體都要受不了。

我爸爸是長子，生了八個孩子，我排行老六，有兩個哥哥、三個姊姊、兩個妹妹。以前序大人（臺語，音si-tua-lang，父母）都要去田裡工作，小孩子會爬了，就放在地上，讓他自己爬。我二姊以前生病，家裡田種多，加上較早哪有西醫，都是青草挽挽（臺語，音ban-ban，拔）搗碎擰汁直接灌，就看會活不會活。二姊不吃、不哭，只剩微微的呻吟聲，序大人沒辦法，那個時代就放在門邊草蓆上，較早田莊厝四合院，就這樣放三暝（天），結果沒有斷氣，就再挽草藥來灌，又活了過來；以前的人都是這樣自生自滅。

鄉下人田裡忙還都要下田挖番薯，剝豬菜（臺語，發音ti-tshai，番薯

1. 指農夫到水田裡，巡看田水灌排有否正常等工作，其意與巡田相同。

藤）、煤（臺語，發音sa^h，以白滾水煮食）豬菜給豬吃，豬長大了賣錢才能生活。我們是大家庭，養了十幾隻豬。我在學爬的時候，我媽媽把豬菜倒進大鍋煮滾後，舀進大餛水桶裡，準備拿去給豬吃；餛水桶滑滑的，我爬到那邊，扶著桶子要站起來，雙手就滑進滾燙的湯裡。我媽媽聽到我在哭的時候，趕快把我拉起來，這（手掌的）肉都燙爛掉了。

以前沒有醫療，就是糊（臺語，音loo，塗抹）青草而已，我糊了三年才好起來，以前沒有西藥。草藥有纖維，剝一剝糊上去後，乾了要撕換，很痛，我一直哭；家人看我痛了就用布把我的手包起來，包到手都變形了。那時候還沒有周歲，十多個月而已，糊到三歲才完全好，這痕跡到現在還有。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是業尚未消，所以命不該絕。

時代悲歌 殘障失學自力更生

小時候不覺得自己的手有怎麼樣，一直到讀書時（一九四一年），別人

多少都會笑我是殘障，那時候才知道我是殘障，讓我很自卑，不怎麼敢跟人家互動，只要小朋友有一個說你，就會常常讓人家欺負。好在有日本老師，我很認真讀書，成績都是五名內，一年級到四年級我都是當班長，以前叫級長。

國校三年時開始空襲，四年級時（約一九四四年），學校變做兵宿舍，以前一庄一庄有集會所，學生只好在庄的集會所上課。男眾老師都調去做兵（臺語，音tsò-ping，當兵），女眾老師調去做護士，所以學校沒有老師。

五、六年級都學白話（國語）像「一人唱，兩人聽」就是一頁，這就是白話，臺灣剛光復²，大陸（國民政府）還沒過來，也沒有課本，就用寫字的簿仔印一印，就這樣讀書，到六年級才正式有老師教歷史，那時候也有讀到

2. 一九四三年年底，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舉行會議，在會中決定將日本在中國所奪取的土地，東北四省及臺灣、澎湖歸還中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十月二十五日，我政府在臺北中山堂接受日軍投降。淪陷了五十年的臺灣，又重回祖國的懷抱。一九四六年，政府訂十月二十五日為臺灣光復節。資料來源：大紀元文化網，<https://news.ebc.net.tw/110111年八月五日檢索>。

ㄅㄆㄇㄋ了。

讀完小學（一九四七年），我考到臺中一中³，但是身體檢查結果是殘障，所以不能讀，只好回到南投縣立埔里初中，可是初中也說我是殘障，不讓我去讀。殘障在那個時代就是「廢人」，我哭了好幾年……沒辦法讀書只能去做工，在大太陽下做工，做工時想起來就哭，看到別人讀書很羨慕，眼淚就咕咕（臺語，音tiām-tiām，默默）地流。

我自己意志很堅強，雖然殘障也要自力更生。年輕的時候，我們鄉下人很艱苦，那時代埔里沒有工業、沒有人開工廠，只是農村而已，只要人工。我到農場去割草，小學畢業後兩、三年的時間，經常在大太陽底下工作；只要有人請要做工，我都去做雜工。後來覺得這樣不行，我去賣枝仔冰、賣仙草……只要可以批來賣的都賣，我非常堅強，什麼都願意做。

十六、七歲時，我去簕仔店（臺語，音kām-a-tiām，雜貨店），較早的簕仔店賣味噌、小魚乾、鹹魚……什麼都賣。那個門是柴門（臺語，音tshā-

mm&g，木門），一間店差不多一邊有三片，一片差不多台斤四十多斤，開門要一片片拆下來，到晚上十一點多沒客人了，東西收一收，再把門板搬回來裝上，所有的東西收好才能去休息。

早上起來，老闆教我把味噌鋪得尖尖的，小魚乾大隻的放上面，頭斷的，賣相不好的，放在下面。這樣賣的時候，客人一把抓，就會連下面賣相不好的一起抓……就這樣在籤仔店做了幾年的時間。

勤奮認真 從工友到開公司

後來我去惠蓀林場做事，那裡有工寮，咖啡林很熱鬧；員工宿舍還有很

3. 曾益冰報考時校名為「臺灣省立臺中第一中學」，分高中部與初中部。一九七〇年初中部結束，專辦高中，更名為「臺灣省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二〇〇〇年二月改制為「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二〇一七年一月一日改隸為「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資料來源：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學校簡史，<https://reurl.cc/83Lqdd>（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日檢索）。

大的日式榻榻米、拉門隔間、浴室。二十幾甲的咖啡園是日據時代日本人從北海道拿來種植的⁴，聽說日本北海道農學院的學生，每個人拿三十棵日本野杉到惠蓀農場實習林場來種，若種活了，回國才能領得到畢業證書，所以惠蓀林場的咖啡林和吉野杉都是農學院學生從日本北海道拿來種的。只可惜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時，這些樹木都流掉了。

當時，我已經二十幾歲了，還沒有交過女朋友。過年時，親戚們商量要去哪裡玩，我就邀他們到惠蓀林場來玩。潘蓮卿是表弟媳的親戚，她也有去。那一次出遊後，我也沒有再和潘蓮卿聯絡。兩年後，家人找嬸嬸當媒人介紹，竟然對象就是潘蓮卿。

我的個性勤快不怕勞動，工作若做完，看到還有沒做的，比如擦桌子，我都會主動做；我都是最早到，最晚下班的那一個。結婚前，阿姨的女婿在埔里鐵杉營造廠當會計，介紹一個工友的缺給我；鐵杉工廠是丙級營造廠，下班後，大家隨地將畚箕、鏟子、鋤頭等工具一丟，我會去主動收拾整齊。

營造廠老闆的弟弟看我默默地做，引薦我去當監工，就是監督工程的進度，從工友一路做到監工，後來換到臺中一間甲級的興志營造有限公司當監工。

一九五五年花蓮縣秀林鄉龍澗發電廠開始建水壩⁵，作為發電用途。木瓜溪各溪流的溪水流到水壩，被水壩攔下，利用高低落差來發電。水壩工程有日本、西德和美國等國的工程師參與。一九五八年，結婚後沒多久，我被派到花蓮龍澗發電廠當監工；因為我會說日語，在工作中認識一位日本工程師，我們很投緣，他要做什麼，我都會主動幫忙。

日本在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之前，開始要建設，這位日本工程師介紹一

4. 惠蓀林場是國立中興大學所屬四個實驗林場中最具規模的林場，日治時期即隸屬於北海道帝大之「演習林」。資料來源：惠蓀林場網站，<https://eurl.cu/bdNm6k>（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檢索）。

5. 龍澗發電廠為臺電公司於一九五〇年代推動的木瓜溪流流域發電廠之興建工程中的其中一座水力發電廠，該發電廠於一九五二年，立霧發電廠完工後，同年九月成立銅門工程處，開始初步執行計劃，而龍澗發電廠與其上游攔水壩龍溪壩的工程則在一九五五年五月開始興建。一九五六年美援撥款協助龍澗水力發電工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eurl.cu/3ape3X>（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檢索）。

位要到臺灣買木材的朋友跟我認識，於是我開始做木材買賣生意，成立天航企業有限公司。日本需要買大量的木材運回去建設，我協助他從臺灣買紅檜原木再賣到日本裁切，或是如果客戶需要裁切好幾吋長、幾吋厚的製成品，我就先請廠商切割好再運出。只要客戶有需求，我就買來賣他，算是貿易賺價差性質；當時賣木材的利潤很好，我賺了很多錢，雇用了十幾位職員。

一九六八年間，一位商場上的朋友常常向我周轉現金，我一直很信任他，當他說要到馬來西亞投資買木材時，跟我借一千多萬元後就沒有再回來。當年，我們住的地方一百坪才十五萬而已，一千多萬可以買下非常多的土地，可是一夕間什麼都沒有了。有兩、三年的時間太太都唸我、怨嘆我太過老實、太過相信人家的話。我賣掉房子、賣黃金還不夠還債，真的很生氣、很恨。有好長一段時間吃不下也睡不着，甚至在心裡想，如果讓我遇上，我一定殺了他。

欠債還錢 遇明師一語驚醒

很多木業雕刻工廠都設在彰化，我的外銷訂單慢慢沒了，我們才搬來臺中住。每逢過年前後，我和太太也會到佛寺拜拜。有一年除夕夜，我們到臺中太平頭汴坑佛恩寺拜拜，因為當時天色已經很晚了，住持廣壩老和尚留我們一起圍爐吃晚餐。

那時寺裡只有他一個師父，很多事都要自己來，只有一位侍者幫他煮飯而已。來參拜的信眾若要安太歲，師父就用毛筆沾著紅硃砂寫下對方的資料。但是師父是外省籍，鄉音重，不會說閩南語，信眾說的他聽不懂，他說的話對方也聽不懂。我主動跟師父說，要協助他翻譯。於是，我就留在佛恩寺當總務。很多人過年都會到佛寺拜拜，我就對他們說：「這個老和尚修行很深，你們都不知道要追隨他，以後初一、十五就來這裡拜拜。」之後，我也在幾家佛寺當過總務，負責安排寺裡的大小事。

一九七八年，太太跟我說花蓮有一個師父要來北屯路的香雲精舍⁶，要我跟她去。精舍空間不大，好幾次跟著太太去，人非常多，只能遠遠地看，只知道有一位從花蓮來的證嚴法師。同年，有一天和朋友去素食餐廳用餐，點完菜，閒著沒事，看見餐廳桌上有一本《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小冊子，順手翻看才知道原來慈濟做了這麼多濟貧的善事，我心裡就想：「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慈善機構？一般都是人家捐多少，就幫助多少，哪有可能生了病，還幫他醫治？還每個月給生活費的？」

我就著冊子內的帳號，除了自己捐錢外，也跟周遭朋友募款，收了錢就匯到花蓮慈濟功德會，功德會再寄收據來給我們。一九八六年慈濟在臺中民權日本宿舍成立分會⁷，我才拿去分會繳。分會空間不夠用，開始著手看土地時，大家都在積極募款。有一次，我站得遠遠地聽到一位六、七十歲的阿婆哭著對上人說：「師父，我要給你的錢都被人倒了。」上人說：「那要恭喜妳啊，妳有錢給人家倒，是妳過去生欠人家，所以不要說被倒，應該恭喜

還有能力賺錢還給人家。」

聽上人說那些話，我心裡好震撼，突然間被點醒了，這麼說，朋友借去的那筆錢，是我過去生真的欠他的囉？我心念一轉，幸好還能賺一千多萬去還人家，償還過去的業，要不然賺錢就去花天酒地，現在沒錢就不能再怎麼

6. 一九七〇年，臺中佛教會館的達宏法師與達彥法師，由臺中迢迢來到花蓮靜思精舍參訪。盤桓數日，達宏法師深為（證嚴）上人的悲智願行所感動，本著護持佛門同道的襟懷，回臺中後即率領座下弟子——陳貴玉、汪黃琇蘭、林麗華三人，開始從事慈濟「濟貧教富」的工作。一九七六年，達宏法師在北屯建立「香雲精舍」，農曆初一、十五帶領委員、會員共修，照顧戶的發放亦於初一合併舉行；念佛共修後，師姊們另備齋飯與委員、照顧戶等結緣。慈濟在臺中總算有了暫時的據點。資料來源：《慈濟月刊》三二二期，<https://eurl.ocq1kqYq>（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三日檢索）。

7. 一九八〇年底，慈濟會務於達宏法師的「香雲精舍」進行；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慈濟臺中分會於民權路三一四巷二號正式設址，臺中慈濟人終於擁有自己的家——舊式日本宿舍，自己的道場。一九九〇年，因會場已不敷使用，原地進行改建，改建新館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落成。隨著會務發展，分會再於二〇一三年遷至文心南路臺中靜思堂，民權路舊址於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更名為「慈濟民權聯絡處」。資料來源：證嚴法師法音集，<https://eurl.ocq1kqYq>（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檢索）。

樣了。我就想，未來應該與大眾結好緣，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浮浮沉沉。如果沒有遇見上人，怎麼會有這番覺悟？幸好不是被倒，而是拿錢去還給人家。想想自己一個殘障的人，還可以賺那麼多錢還人家，心念轉後，心情就無比自在，輕鬆多了。

偏鄉訪貧 見苦知福勤行善

上人呼籲在花蓮蓋醫院，臺中的慈濟委員辦茶會、小型義賣，或租借學校運動場辦大型義賣來募款。委員幾乎是女眾，男眾不超過十個，年紀也都六、七十歲了，我才四、五十歲，算是最年輕的，所以就主動承擔勤務。有時候早上出門，直到下午二點多才回到分會吃飯，就被林美蘭唸：「現在都什麼時候了？為什麼做到現在還在做？」余金山說：「美蘭，妳要有良心一點，他做到現在汗流浹背才回來分會吃飯，妳還唸人。」我本來想做志工就好，不要受證。但因為入佛門，慢慢轉念，才覺得被唸是消業障，她也

是一番好意，所以我並沒有因此而不做慈濟。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間委員的工作，多半是訪貧而已。四、五個人一組，一早開車帶著便當到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彰化縣探視偏鄉貧困的人，回到家很晚還要寫個案紀錄。我們訪視都問得很清楚，也會去左右鄰居了解個案如何生活。孩子有沒有拿錢回來，或進一步去鄰里長那裡了解個案的情形。慈濟做慈善的基金點滴來自四方大德，委員一邊訪貧、同時要招募會員，會員越來越多才有辦法幫助更多人。每次去看完個案都要經過詳細

8. 林美蘭中區資深慈濟志工，大愛劇場《路長情更長》以林美蘭成長故事，敘述成長的坎坷，如何以大愛化除小愛的問題。資料參考：慈濟全球社區網，<https://url.ocXWnQwM>（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檢索）。

9. 余金山是伴隨著臺中會務從早期走到現在的少數幾位男眾委員之一。人稱「余伯伯」的余金山，曾經熱衷於一般民間信仰、到處求神問卜的他，直到接觸慈濟，才將一顆懸浮的心安定下來，他覺得跟隨證嚴上人做善事很有意義！大愛電視將夫妻的故事編成《路長情更長》大愛劇場。資料參考：《慈濟月刊》三六二期〈千江映月〉，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https://url.oc95VAOV>（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檢索）。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五日，曾益冰與林美蘭師姊（左二）等人，步行一個多小時探訪關懷照顧戶。（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討論才決定幫助多少金額，一組看完，再換另一組去複查，看決定補助的金額是不是可以。

我記得第一次去訪視，大概走了一個多小時，到苗栗山上去訪視一位眼睛看不到的老伯，他住的是芒草搭建的房子，下山採買都要經過一條很深的溪，旁邊是養魚的池塘，路窄窄的，眼睛看不見也在茅草屋旁堆石頭燒柴火，如果燒了起來，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看了心裡很不捨，雖然小時候手被燙到攣縮變形，但是比起那位老伯，我還可以做事，可以學佛、做慈濟，想想自己還是很幸福的。

鼓掌雙手 開始做環保

一九九〇年代，上人行腳來臺中分會時，都是女眾圍在上人面前，男眾站在最後面。出門時，男眾開車當前導，上人和委員的車跟在我們後面。每個月農曆初一前一晚，男眾護法出兩部車去臺北接上人。在高速公路上，彼此的默契是一部在前面開道，一部在後面護法，上人的座車在中間。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¹⁰第二場在新民商工¹¹舉行，上人應邀演講。出門時我陪伴在上人旁邊，也為上人護法。我們從臺中

10.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為使積極有效推展改善社會風氣之工作，特於今年（一九九〇年）舉辦第一次「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邀請本會會長證嚴法師做全省巡迴八場演講。七月十九日晚間七時，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展開首場演講。演講結束，該會並致贈本會三百萬元做為慈濟基金。資料來源：〈慈濟二十七周年慶特別報導〉，《慈濟道侶》一五二期，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http://reurl.cc/pxtGvb>（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檢索）。

11. 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原訂八場，第一場因逢楊希颱風而取消，於是八月二十三日於新民商工的講座變為第二場，總場次改為七場。資料來源：〈慈濟訊息〉，《慈濟月刊》二八五—二八六期，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https://reurl.cc/EZGAVm>（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檢索）。

分會開車出發，在五權路與太平路交接的地方，左邊是東興果菜批發市場，下午有很多人批貨，準備隔天販賣。上人說：「停下來，我用走的，我去那邊看看。」我跟著上人下車，走過馬路。

黃昏時分的批發市場有報紙、紙箱、塑膠盒，堆棄得到處都是，上人一邊走，一邊說：「這些如果能回收來賣，不是很好嗎？」我在一旁也隨即撿拾紙板、寶特瓶等等可以賣錢的東西，放入廢棄的紙箱裡。上人在五權柳橋頭再次坐上車，到新民商工剛好七點，七點半講座開始。演講完，大家都鼓掌，上人說：「希望你們用鼓掌的雙手來做垃圾分類……」於是，環保志業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講座結束兩天，王萬發、劉榮欽、洪旺、林美蘭和我，我們五個人開會商量如何開始做環保？可是沒車也沒有人，所以中區慈濟環保列車是一位當時去聽演講的會眾楊順苓小姐，九月將賣舊報紙的回收款拿到分會給上人，上人讚歎她積極推動慈濟環保的腳步¹²，於是中區在十月開始啟動。我們一

邊做，一邊看，做環保是開會時，我自己主動舉手說要做的，所以一直都沒有間斷。

從無到有 跨六縣市做宣導

中區的環保一開始是林美蘭和王萬發在推動，但是要到嘉義、雲林、彰化、南投、苗栗、臺中等六縣市做宣導，就由我代表去。

嘉義縣從嘉義市開始、雲林縣從虎尾、彰化縣的員林、南投縣草屯鎮、臺中縣市的北屯區和苗栗縣的苗栗市開始做。臺中地區委員分成臺中六組，

12.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在臺中新民商工的演講中，輕輕對大家說：「請用鼓掌的雙手來做環保。」當年二十多歲的楊順苓小姐，在成衣工廠擔任作業員，有心助人但經濟能力有限。她聽見我的呼籲很高興，此後每逢假日，她就挨家挨戶按門鈴，請人整理舊報紙與鐵鋁罐交給她回收。（九月二十一日）她帶著回收所得兩千多元來分會交給我，我請人開收據給她，她說：「這些東西都是別人捐的，我只是幫忙載回來而已。」這筆錢最後以「慈濟人」名義捐出，而她也成為慈濟第一顆環保種子。資料來源：〈無盡藏〉，《慈濟月刊》五二六期，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https://reurl.cc/1oe970>（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檢索）。



人稱環保老尖兵的曾益冰募集眾人愛心，集資購得一部中古貨車，車身漆上「慈濟東北屯資源回收」定點載運回收資源。（攝影／游國霖）

彰化區屬於第七組、第八組。我屬於臺中北屯區和北區的的一條線，每當組隊開完會後，我就上臺呼籲：「上人說：『要用鼓掌的雙手做分類。』我們這一組最有福報，就該來做環保，你們把可回收的東西集中在一個地方，我每一個星期都來載。」我告訴委員們如何撿？如何設點？你們撿，我來載。委員們都說：「好，好。」

在北屯區開始做時，一開始沒車，林大壹¹³向妻舅借一部車。我臉皮很厚，就去一家一家的工廠向人家借車。「老闆，我是慈濟（志工），你的車

有空閒嗎？星期六可以借我好嗎？」有時候碰了一鼻子灰，話還沒有說完，對方就說：「這是我車，跟你什麼關係？」我只好摸摸鼻子，繼續再找下一家，耐心地一一去問，托上人的福，真的有人願意星期六借車給我們用。

但是有時他們工廠也要用車，實在很不方便，我覺得這樣不是辦法，就提議大家募資來買一輛車。一位阿婆說由她來出這臺車的錢。兒子問她：「妳有錢嗎？」她說：「有啊，我把菜園的地賣了就有錢。」兒子很緊張地說：「這塊地是我們以後要蓋房子的，怎麼可以賣？以後再說。」她一直想賣那塊土地來買車，我勸她：「兒子不同意，不好啦！」雖然兒子不同意，阿婆卻有這個心願，所以我就對兒子說：「這一部車總共十七萬五千元，你願意出多少，隨意就好，剩下的我們自己來。」最後我出一半，剩下的差額

13. 一九九二年和太太一起受證成為慈濟志工，無論水管、電路細節都會，也會修理紗窗、補地板、馬桶漏水維修工作。資料來源：慈濟口述歷史網，<https://pse.is/3msyru>（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檢索）。

就一千、五千元地募，買下那部車。這就是中區第一部專用環保車，志工口中的環保老車，車號是「0Y-9973」。

遍尋資源 有車缺人也要做

募資買到了車，我開始利用人脈到處尋找回收資源，去工廠、企業界問有沒有可以讓我們回收的東西？回收物品越來越多，沒有人幫忙就開始求救，想想能邀約誰來一起做環保？還好林大壹也很用心，他找太太、兒子一起出來幫忙載回收。我若找不到人來隨車，也請太太潘蓮卿來支援。早期回收物都直接載去賣，我們一車車載到回收場，秤完重量，回收商給我們一張收據，最後再一起領錢。

因為人手不足，只要見到人我就問：「菩薩，這區你來幫忙？上人提起『用鼓掌的雙手來做環保』，你若有鼓掌，就要出來做環保喔，看東西放在哪個定點，我再來載。」我很雞婆，看到人就邀，連最遠的沙鹿都去了，有



一家工廠的回收物都要給我們。

當時社會上對於資源回收的觀念還不足，我就四處去找資源。比如金融界改用電腦作業，很多五年以上的舊傳票保存在倉庫裡，我就去找信用合作社的理事長，留給他們我的電話，如果有舊傳票，他打電話給我，我們再去載。後來第一、彰化、土地銀行，還有臺中所有的信用合作社，透過彼此介紹一直打電話來，他們將傳票存根、舊存摺、有過期的文件、舊檔案等等用二十公斤的米袋裝好、綁好，放在倉庫裡，我們再自己上樓把整大袋的傳票搬下樓。

我的人面很廣，會員在臺中工業區工作，

臺中環保老兵（左起）陳成立、曾益冰、黃金得，誓願終生疼惜、守護地球。（攝影／簡宏正）

就幫我跟廠家說，我一星期去回收一次，結果每次都載滿兩部大卡車的回收物，常常忙到晚上十點多，晚餐都很晚才吃，甚至有時候連午餐都沒時間吃。像三洋、聲寶等等家電經銷商若送新的電器品去給客人，舊的載回來放在倉庫裡，都會給慈濟回收。我會說日語有一個優勢，我去拜訪日本電器經銷商時，就用日語誇讚他們：「你很厲害，公司經營得那麼好，不簡單。」結果，他們到北屯、潭子工業區還有市區倉庫裡淘汰的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等等舊家電都讓我們去載。

當時我還年輕有力氣，大型的外國品牌洗衣機，不管多重，因為內裝有不鏽鋼零件，賣的價格又好，尤其是洗衣機、電冰箱的馬達，一心只想載回去賣錢，便使盡力氣扛過肩膀，硬推上車，載回來後先放在廣場上再拆解。但是太多的回收工作可做，卻不知道去哪裡找人可以持續做。有的人做兩天就沒再來，我必須再想辦法找人。做環保很克難，通常一部車兩個人出去，有時候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搬。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就叫太太來補位，有好些

年都是我們兩個人去載回收。

無煩惱 夫妻一起做環保

花蓮慈濟醫院一九八六年



（八月十七日）正式啟用後，我開始承擔醫療志工的領隊，所以除了每個月要邀約二、三十位男眾回花蓮慈濟醫院當醫療志工，還要到鐵路局排隊購買臺中、花蓮的來回火車票。帶醫療志工時，我逢人就會問：「你家裡面什麼人有空也可以一起來培訓慈誠？」有時候到師姊家聊天，或是每個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聯合報大幅報導一群慈濟志工以知福、惜福，再造福的心，投入環保運動。（圖片／曾益冰提供）

月坐火車回花蓮做醫療志工，女眾多，男眾少，我就問：「師姊，妳出來做志工，家人會不會反對？」如果對方跟我說會，我就告訴她：「妳把先生、家裡人捐出來給上人做弟子，以後就不會反對了。」

後來我做環保，我繼續跟師姊們鼓勵：「師姊，家裡人如果對妳出來做志工有意見，先把她接引出來做環保，之後受證慈誠，這樣他就會乖乖的。」有的師姊會問：「真的嗎？我也來邀我們家師兄出來做環保。」因此我接引了南投、嘉義、彰化、雲林、苗栗、臺中縣市數百人，很多都是師姊推薦先生出來的。

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區環保組成立，每個月二十日環保會議，就輪流到各地開會，比如一月在嘉義、二月在雲林、三月員林、四月草屯、五月臺中，六月就到苗栗……差不多運作四、五年成熟後，就各自做各自的，各縣市由當地的環保組長去號召和宣導，就不用去嘉義、苗栗那麼遠的地方開會了。

我載回收的範圍很廣，臺中地區包括北屯、西屯、南屯、太平、大里、霧峰，還有潭子、豐原在內，我最遠到東海大學收回收。東勢還沒有自己的環保站時，我連東勢也去收過。當地的志工若願意出來，再劃分區域給他們去載。像太平、大里、潭子的師兄陸續來北屯學習後回去自己做，他們就會找出當地可以負責的人，我就不用過去載了。比如大甲的柯國壽出來開始做環保後，我就跟他說：「臺中西岸海線都讓你負責。」後來，沙鹿、清水與大甲，沿著海線就分配給他。

除夕最忙 再晚也得載完

環保回收車通常是一個人開，一個人隨車，早上七點多出門，載完為止，有時晚上十點才回家。中午載到哪裡，就在附近找麵攤隨便吃。我開車兼搬運回收物上車，到回收場卸貨。做環保我都很法喜，現在回想，也很好奇自己以前怎麼有辦法這麼做？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車子中途爆胎，趕緊想

辦法回家找電話支援，很感恩我一通電話過去，就有人幫忙把破輪胎換過。

過年前半個月幾乎都忙到晚上十點才回家，尤其圍爐（除夕）當天最忙。師兄們要陪太太去買菜，三點多就得走了，大家回家圍爐，我就自己做、自己搬、自己卸，我沒辦法，太太過年圍爐買菜都自己去，從來沒有抱怨。我們承諾做環保，過年大掃除，有人發心整理出來，不能不去載。沒有人幫忙做，我就自己一個人載，再怎麼晚也得載完。

當時北屯區沒有環保站，載回來的回收物沒地方放，除夕夜十一點，回收場都關門了，我會先問大門鑰匙放哪裡？再自己開門，先卸在回收場的空地，過年後再來秤。很多年過年我都十點多才回來吃飯，太太、孩子都習慣了。

做環保，很多人來了又走，進進出出的人很多，沒人要跟我們一起做，也得自己做，我用平常心做環保，也不計較、不強求，所以和很多人結下好緣。回收多時，我幾乎天天出門，沒有一天休息。想想自己也覺得很安慰，

募來的那臺環保回收車給我開超過十年，其他的人都要上班賺錢，有空才能出來，只有我固定做環保，所以覺得自己很有福報。

延伸進校園 大中小學通通去

我除了跨社區推廣環保之外，也想到進校園，讓老師帶動學生。臺中市北屯區仁愛國小後面有位詹順名師姊，先生是軍人，邀約姊姊詹惠名一起號召左鄰右舍做資源回收。另一位資深志工黃喜麗是仁愛國小的老師，就請學生星期六把家裡的回收放在學校大門邊，我們再開車去載，詹順名的先生申請移民去紐西蘭，後來環保工作交給周月香，就是後來北屯區大德環保站的源起。

另外，我還先後到過臺中市二、三十所學校做宣導。第一個星期三去學校宣導一、二、三年級；第二個星期五，宣導四、五、六年級，我跟老師說到禮堂宣導如何做環保，我說：「你們每個人都把家裡不要的東西，如牛奶

瓶、報紙，每個禮拜六拿到學校大門邊或固定的地方？我來回收，大家來做環保好不好？」國小、國中、臺中一中、甚至逢甲大學、東海大學、中興大學我都去過。

大學生一開始沒做分類，我們就做給他們看。我到學校跟老師說：「這些東西亂丟，會惹來到處是蒼蠅，將它好好分類，塑膠、飲料瓶、寶特瓶、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聯合報報導「他們的一天 相招來台撿垃圾」，記錄著包括董事長、上班族、老師、工人等，不同背景的一群人，每個星期六下午，準時集合在慈濟臺中分會大門口，由人稱「環保署長」曾益冰（左）帶領，在街頭巷尾，載運資源回收物。（圖片／曾益冰提供）

紙類等等都分開放，我拿袋子來給你們裝。」一星期出三部車去載兩次。中臺醫專（今中臺科技大學）包括日、夜間部學生一千多人，校園裡瓶瓶罐罐可回收的東西很多，我先聯繫總務，總務再和老師們說如何分類。

東海大學音樂系沒有經費買樂器，我說：「同學，你們這裡有一些可回收的東西，你們收一收，我載去賣，賣回來的錢當成你們買樂器的經費，若有剩下再捐出來做善事。」我都這樣鼓勵他們，其他科系的學生看到做回收有錢可以拿也想做。他們沒有做好，我就和學校商量好，一星期去整理一次。對大學生宣導環保不容易，雖然比較累，有時候，他們連理都不理，我還是用很虔誠的心去做溝通，後來逢甲大學、中興大學，還有中臺醫專也都做了資源回收。

摔傷不開刀 怕不能做回收

有一次我將紙板疊得太高了，從車上摔了下來，雖然很痛，還是先開

車回來卸貨，再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看診。醫生說：「馬上住院開刀。」我心裡想：「若是開刀，要很久不能做環保！」我告訴醫師要先回家準備。離開醫院回到家裡，坐在客廳裡，對著上人法照呼喊：「上人，我怎麼辦，我都不能動了！」痛到沒辦法上床，只能坐在客廳椅子上睡，還好有太太照顧，一個多禮拜，只能坐在那裡，不能工作。

這時，我想到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後，我在埔里工地看顧組合屋材料時，認識一位徐先生，我拿起話筒說：「我腰椎閃到，一個禮拜多沒有辦法動怎麼辦？」他說：「住址報來！」當天晚上快十點，徐先生帶著一位草根率直的國術館師傅來到我面前，他叫我起來，趴下！我說：「我就沒辦法動。」師傅說：「不能動也要動，起來！」我慢慢地起來，他又說：「趴著！」我說：「就沒辦法趴。」他說：「不能趴也得趴。」

他說話簡短、直接：「衣服掀起來。」他用藥洗（中藥外用液，俗稱「藥洗」）先噴一噴，類似辣椒藥膏貼下去，再用兩個滾輪在我後背滑動，

按到了傷處，知道是脊椎移位。他繼續推，然後突然用力按壓，疼得我咬緊牙根。稍稍接合後，辣椒藥膏再貼上四、五塊固定。他就這樣慢慢地推著推著，邊噴藥洗，再貼上貼布，我就感覺整個背後熱呼呼的。師傅幫我推一推後，我就可以起身走著上洗手間，感覺好了很多。師傅說：「好，要回家了。」他很有自信地離開。

隔天的清晨三、四點，我覺得自己可以站起來，於是，走到床前慢慢躺下，這樣一躺就馬上睡著。醒來時太太說：「你睡了兩天，連吃飯都沒有。」一個多禮拜沒什麼睡，推療之後竟然睡了兩天才起來。之後，再經過一個星期，準備要出門發動車子，太太說：「你這樣還要開車？」我說：「沒關係，開開看，真不行再給他們開。」結果發現沒有人開車，也得自己來，自己搬，還是要一站一站去回收，不能懈怠。

風雨無阻 堅持體會修行

三十年來從開始一直做到現在，還維持三天做環保，三天在臺中慈濟醫院做醫療志工，只有星期日休息一天。只要時間到，我一定要出門工作。上人說：「下大雨，出大太陽，都要做，風雨無阻地去付出，才叫作修行。」真的，要堅持才能體會修行，下大雨，出大太陽，就不想出門，怎麼能體會修行呢？

說到修行，有人要給回收東西，就像老闆一樣，聲色不好，有時候連三字經都出來了，我會彎腰、低聲跟他道歉：「對不起，對不起。」無論環保，還是任何勤務，我不是叫人做，自己在旁邊乘涼，無論是大太陽、下雨天，我都一樣以身作則，才能感動人家的心，才有辦法邀約別人來做。不然人家會說：「你自己不做，還叫我去做！」

農業社會的人，比較肯做環保；我邀約的人，有時間就來，沒時間就不



來。一部車固定幾個人一組，沒空來，我就要安排別人來補位。如果覺得慵懶不想來，臨時要去哪裡找人？我跟他們說，萬一不能來，也要找人遞補，自己發願做，要信守承諾、承擔起責任。

出門載回收都是自己找麵攤簡單止飢，沒有從環保回收裡請款。一個月幾千元油錢，有人會發心，但大部分是自己出的比較多。不買東西，不看電影，不吃點心，不坐車到處玩，少消費，就不會花錢，簡單生活，加油的錢就有了，不用再請款。

這麼多年了，身體健康就好。我太太怨嘆：「跟著你最歹命，別人都去哪裡玩，我

曾益冰師兄二〇〇五年七月八日與家人合影。（攝影／林炎煌）

都不曾。」太太嫁給我，我不曾帶她出去玩，我自己忙慈濟，也沒時間。前年女兒公司團體要去日本五天，幫我報名，這輩子就玩那麼一次。

我的生活很簡單，不抽菸、不喝酒，一餐一碗飯，有沒有菜無所謂。經常身上帶著一百元零用，一個月後還在口袋裡，從來不會想要買冰水、飲料，喝白開水就好。

國際賑災，自己主動參與，吃、住、飛機等交通費都要自己付，慈濟基金會沒有補助。這一輩子幸好有機會參加四次。到柬埔寨那一次感受最深（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至九日），戰爭導致的肢體殘障都比我慘，我不過是手這樣（攣縮）而已；他們卻是沒腳、沒手，我感受自己的幸福，不再抱怨自己為什麼會殘障。

一口氣在 要繼續做下去

很久以前曾經夢見一位出家師父，遠遠地回頭看著我，要仔細看時，突



然又隱沒在人群當中；再看到師父時，急急地追了過去，又不復見。就這樣一直讓我在後面追，連續三次清晰的夢境，後來進了慈濟才知道原來那位師父就是上人。

說到上人，有時候如果太久沒去看他，他都會說：「你怎麼那麼久沒來看我？」聽到這句話會覺得很溫馨。上人講的每一句話我都會去執行，把它做好，雖然沒辦法做得很完美，他說過的話，我都會記起來。

剛開始去花蓮慈濟醫院當志工，下午回精舍都

二〇〇五年七月八日，曾益冰不
只自己做環保，還帶著孫子隨車
整理回收物。（攝影／林炎煌）

會說個案給上人聽，因為我每個月都回去，其他人不一定每個月都會來，所以，我和上人師徒之間的心很緊密。雖然現在沒有回去看他，但是醫療志工和環保志業我都一直認真在做。有一次，上人行腳在臺中慈濟醫院遇見我，上人拍我的肩膀，說：「我來，你都不會來看我？」一旁的莊淑婷副院長說：「他一直都在這裡。」

上人的一句話「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我就一直做到現在，不是上人誇獎、稱讚，我才去做。現在做環保跟以前比，相對輕鬆多了，雖然投入環保領域的人比以前多了，但是我不能找藉口休息。只要一口氣在，我還要繼續做下去，環保是這樣，醫療志工也是。

沒做夠 提醒不懈怠

到醫院當志工我都做癌症病患的關懷，十多來年關懷的病患都是癌症末期或三期開刀住院的多。我覺得罹患癌症最可憐的就是口腔癌，手術後將舌

頭割掉，一定要插管從鼻子引流。不能再插管時，從食道切口，再不行，從腹部做人工造口直接到胃。胃不是切開插入，還要剖開掀起來，再插進管子黏在胃裡。病患躺在病床上，吃也不能吃，睡也不能睡，鼻子還插著管，不小心動一下就痛，有苦難言，拉了幾次發炎就要不斷換地方再開刀插管。

我看過很多案例，慶幸自己還很健康，體會身體還能動，就不能懈怠。三十幾年來，應該承擔的責任，我都有做到，因為過去欠人的債，我已經還清，完全放下了，現在全心全力做慈濟。我快要九十歲了，能動就要做，一旦懈怠，身體機能就會退化。一些老朋友像我這樣年紀的都沒出來了。不像我繼續做，雖然沒開車，還是照樣隨車做環保。現在做環保人比較多，但是，我還能做就要繼續做。上人到現在也都沒有休息，他的精神，我們不能忘記。每次若想到上人，就會覺得自己絕不能懈怠。所以，只要有工作分配給我，我從未說過：「我不能去。」

幸好有環保可以做，到現在都不曾有過退休的念頭，一直覺得自己「還



下雨天，若想說「年紀那麼大，下雨天危險不要出去」，就會心生怠惰。我都一直想：「還做不夠。」

未來我從來沒想過，因為那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做就對了，未來要怎麼樣，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數。走好路，要有人護持；走壞路，也會有人在看。做善做惡，不是沒有差別。福報還有，還可以享受；福享完了，若沒有

慈濟志工曾益冰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二日在花蓮慈濟醫院關懷住院病患，親切互動。（攝影／林炎煌）

沒做夠」，要這樣想才有辦法再繼續做。若有「已經做這麼多了」的念頭出來，人就會鬆散，不想再做。遇上

再修福，以後到了地獄就知道了。

付出是跟人家結好緣而已，沒有什麼功德，不是我做很多，功德就很多。凡夫說是積陰德，多付出以後回去（往生）的路比較好走。選擇這條修行的路，絕對不會富貴，不會很有錢。手頭不充裕，但是生活過得去，我們都會盡量參與，出一分心力。

TZU CHI FOUNDATION